

永樂北藏



永樂北藏

趙樸初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永樂北藏第三八冊目錄

-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 四卷 西晉安法欽譯 (方七一十) 七一
- 說無垢稱經 六卷 唐玄奘譯 (蓋一一六) 二〇一
- 阿惟越致遮經 四卷 西晉竺法護譯 (蓋七一十) 三〇七
- 佛說寶雨經 十卷 唐達磨流支等譯 (此一十) 五〇七
- 佛說寶雲經 七卷 梁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譯 (身一一七) 六四九
- 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 三卷 西晉竺法護譯 (身八十一) 七〇三
- 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髮一) 七一一
- 相續解脫如來所作隨順處了義經 一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髮一) 七二九
- 佛說解節經 一卷 陳真諦譯 (髮二) 七四三
- 不退轉法輪經 四卷 失譯人名附北涼錄 (髮三一六) 八五一
- 廣博嚴淨不退轉法輪經 四卷 劉宋智嚴共寶雲譯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二 髮七一八)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第一

方七

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忉利天上在已質樹下
紺瑠璃石佛坐其上為母說法盡夏三月與
大比丘僧眾俱比丘八千皆得羅漢諸垢已
索神足備具能在所作為菩薩七萬二千人
神通已達皆得陀隣尼悉知一切人心之所
行所欲自在徧至諸無央數佛刹時佛與無
央數之眾眷屬圍遶而為說法爾時諸天眾
中有二天子一名曰月二名曰月星天子在

方七

眾會中坐於是月天子從座起更整衣服前
下右膝叉手長跪白佛言願欲說者今欲所
問佛言恣所欲問於是月天子踊躍即說偈
問佛言

為一切大悲 純厚而得前 立之得至道

甚淨於甘露 既已得自安 滅除諸垢穢
復能安一切 是故願欲問 於無數劫中
所行甚勤苦 悉捨諸所有 布施無厭足
為一切等心 等憂於眾人 今願用是故
欲問人中尊 其有見佛身 眾好自莊嚴

皆發踊躍意	所得因福田	廣長無邊際
無量過大海	是故今欲問	其德無過者
亦無有異意	復無有異心	三界將中雄
了知一切念	其身所當行	未曾隨他人
是故今欲問	於世之大智	若有德無德
歎譽及毀謗	有名若無名	若苦及與樂
皆知世八事	分別而具了	是故願欲問
已離於諸畏	復護一切人	自身等無異
於是無增減	三界皆悉爾	有慈於他人
不疑無瞋恨	是故願欲問	持行譬如地

布施與持戒	其心甚清淨	寧自殁身命
終不犯於戒	如身口所行	意亦復如是
是故願欲問	過度於世者	忍辱調其意
豎立而自損	是皆智所造	悉見勤苦處
諸好惡瞋恚	一切皆能忍	是故願欲問
所為皆辯說	方七 精進力甚強	超越於諸義
為世作勤苦	未曾自為身	晝夜常仍求
如駛流入海	是故願欲問	其德知與天
於是諸欲事	三界不復為	一切諸恩愛
皆悉能降伏	禪旬皆已具	神足亦復然

是故願欲問 人中之猛雄 於是大智慧
已度無所樂 劫劫諸惡事 皆悉為捨離
若在於空閑 自在知諸法 是故願欲問
別於俗而作 神足功德智 滅諸不可行
從是到他刹 不譽慈心想 供養於諸佛
於佛亦無想 是故願欲問 愛世人示現
是時魔皆來 悉共大聚會 即以道法力
衆魔皆自壞 於是降魔已 自致道乃成
是故願欲問 其功為最勝 一切住於地
金座地涌出 即時逮覺道 佛智不可量

便起到他處 皆悉解諸義 是故願欲問
人中之最上 一切智功德 為尊中復尊
已得如佛意 如法說經行 合會為已度
導師為一切 以故問其義 三界皆蒙恩
於是月天子說偈讚佛已白佛言世尊云何
菩薩摩訶薩逮大神通智之特得最度無極
云何菩薩得不可思議善權方便得知他人
心之所議云何菩薩得知一切法為一行為
一味為一入為一教說云何得智自恣為他
人說云何菩薩得甚深戒不有放逸行自致

無上正真道而不離佛所問如是世尊願爲
解說之佛告月天子善哉善哉天子欲習如
來業欲被大僧那僧涅欲入大戰中作大導
師欲度一切欲作大船欲轉大法輪欲作大
布施欲作大法身欲作大法雨欲然大法火
欲擊大法鼓欲舉大法璫欲說大法界欲放
大法聲欲治大法瑛欲現大法智欲斷邪見
祀祠欲建立滿大祠乃欲作如是狀貌不可
計數事乃爲一切故持是義以問如來佛語
天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說之菩

薩摩訶薩得大智至甚深微戒自致無上正
真之道成最正覺如是天子聽佛世尊所說
於是月天子與諸大眾叉手受教而聽佛語
天子菩薩有四事法逮得第一差別大通之
特何等爲四一者得知一切法狀貌無所增
減二者求索一切法三者一切法無有盡得
定安隱得學之證四者不見一切諸法離於
法性者不於餘法界有所希望而想視是爲
四事云何天子知法之狀貌知過去亦空當
來亦空今現在亦空諸所有亦皆空如空如

是天子長坐三昧索空各不知處是名為悉
了知如是天子知是處名為分別曉了曉了
諸法便持轉相教授是處知處造立處分別
處如是處解義處展轉相傳是名曰功德如
是天子云何得一切法法亦不想我我亦不
想法法起則起法住則住天子一切法如是
是我所非我所悉已無菩薩如是者為轉前
為轉前者便不復樂起滅處所以者何諸所
有無所有故於無所有於餘法而思惟雖思
惟不於餘法有所學亦不有所說亦不有所

住雖於餘法作大明於法亦不為亦不學如
是天子云何菩薩得知諸法等如虛空心天
子造作三界如是天子心無有形亦不可見
無住止處亦不可知如幻是心心法求心亦
不可得如是心心法求心了不可得是心復
不可知如是心一切法亦不可得復不可得
持法了無所有視諸所有審如化如影如是
知一切法已為過已過者一切諸不學而自
知如是知諸法等如虛空如是天子如虛空
不可見亦無有生亦無有長者知一切諸法

亦復如是如是虛空亦如虛空寂而清淨如是諸法亦寂而清淨如是天子云何菩薩得知一切諸法法性如是天子菩薩作是學諸法亦不見亦不可得眼亦不見耳耳亦不知耳耳亦不見眼眼亦不知眼鼻亦不見舌舌亦不知舌舌亦不見鼻鼻亦不知鼻鼻亦不見身身亦不知身身亦不見意意亦不知意一切諸法若行若住法當云何而等知法性為在所如是眼見知分別於法不言是不是亦不隨以是故得知常住處亦不於法作衰

所以者何外亦不入內亦不受於衰不衰當作如是知如是見亦不於法有所生有所住如是住為悉見如是天子是為法性如是法性亦不起亦不滅於是處無所有然復現諸法以住無所生無所起是止處如是審諦如當眼所見智亦爾亦不於法性亦無所脫而興隆而住止彼諸法法性以畢定如是天子是為四事法菩薩得大神通智之特得最度無極如是天子云何為神通云何為智天子神通者於一切諸法要義悉知彼一一之智

皆悉了是故天子名為神通於一切諸法而
自知我名天子我者而不很為法點如
是天子菩薩用是故疾得大神通之特智於
所願而無厭所以者何欲滿所願故如是智
天子過於人眼逮得天眼淨悉見十方不可
計無央數億千萬諸佛刹中於諸刹中見諸
佛世尊及諸弟子衆持天耳悉聞諸佛世尊
所說法皆悉聞知諸佛刹土中一切人民學
不學上中下事皆悉了知能持神足遍遊到
諸佛刹悉知前世無央數劫中所更索知一

切人意中所念所從來生本末皆悉逮知持
是智以自證便能為一切說法如是智天子
菩薩摩訶薩逮得一切智佛所住者皆得住
疾逮得諸佛法成無上正真之道最正覺佛
爾時便說偈言

方七

於是大神通 悉為已滿足 善權之所施
見則功德相 如是皆從一 悉了知諸法
甚深淨戒德 亦皆由是致 以如是之故
皆悉知諸法 終不於是行 念有踰過者
一切諸所有 其法亦如是 譬之如虛空

法義無差特 於是審諦法 爾乃得見法
不疑於法界 用是曉了知 不以服法故
而悉具足知 分別而曉了 自致得神通
其諸過去法 皆悉為虛空 諸有當來法
亦復無所有 今諸現在法 亦等悉如空
如是所見者 一切皆同等 是三世諸法
皆悉如虛空 亦非是我所 亦不非是我
以自知一生 一切亦復爾 如是諸所見
便為得轉信 於彼如是知 功德不復同
為一切說法 亦不想於法 亦無有恚恨

不言是與非 亦不有所疑 亦復無所學
其已如是者 便為立諸法 於是諸所習
為皆無有餘 於是無餘法 諸法皆悉爾
亦不於異法 而復有所見 如是亦不生
亦不為復有 於是無所入 亦復無所得
便為逮得德^{方七} 為一切說法 普演於法義
於道無所念 其心於三界 為已甚佳快
心已如是者 為都不可見 無色若如影
其像亦如是 於法有所求 其心為已止
若有於是法 欲求索其心 法亦不見心

心亦不見法 其於如是心 心而復求心
心已如是者 悉已見諸習 諸法亦如是
無能黠法者 諸所有思想 不能作妨礙
一切未成法 我當悉辦之 其法如虛空
常住無增減 譬如如虛空 所生無所有
其已如是者 為見一切法 亦不於虛空
而有所作為 如是名為好 諸法亦如是
眼亦不見耳 耳亦不見眼 舌亦不見鼻
鼻亦不見舌 身亦不見意 意亦不見身
各各在其處 處處不相見 若從他人聞

或自從已知 如是而悉能 為人說法界
法界如是者 乃為悉平等 六衰不知我
我亦不知衰 如是皆悉知 所學諸法事
學已如是者 其慧無有量 為悉見十方
無數億千佛 及與弟子眾 尊說法悉聞
其有於是法 廣普為人說 於是無量慧
為已甚清淨 善說戒之德 而具足得聞
曉了於諸義 分別為皆滿 皆悉知一切
其心之所念 便以神足力 遊於億刹土
巨億千萬劫 無數恒邊沙 前世之所行

皆悉見了知 而便於是行 爲已逮五通
便因是前近 安隱無上覺 佛之所住者
皆爲已得住 其未逮道者 當道求其義
於是視諸法 皆空無所見 便發踊躍意
歡喜無過者 一切諸魔衆 無能動其毛
疾逮得正覺 方七 無上之最尊
天子復有四事法菩薩摩訶薩逮得不可思
議善權方便之功德何等爲四一者逮前世
智慧功德二者其有無所依者寒凍者苦者
苦痛者愁憂者若見是輩衆苦毒者便發意

踊躍欲救之皆教令求佛道三者以諸法持
佛意繫於一切持前世久遠功德福祐勸助
復持一切過去諸佛福祐功德勸助皆令解
脫憂苦放赦去離都持是功德奉上諸勤苦
厄難者四者未曾發意不滿一切願亦未曾
發意漏脫使人不至道道亦未曾令一切不
至道如我心欲至道道亦迎我心如是智便
迎於心心便逮道智持漚和拘舍羅於功德
而增益不於法界有所壞於所可思議法所
學無有厭足於諸功德亦不厭足如是作諸

功德倍復無厭足不於心法有所亡心於功德亦無所亡常奉行於布施心清淨無所希望常奉持禁戒而不缺減於忍辱力無不動轉加於精進而不懈怠於禪三昧而不亂於智慧而不愚常供養於一切而無所貪以慈報恩而無所憂思惟所生逮無所生憂其所說法憂欲令皆度脫天子菩薩行如是其有知小福者以漚和拘舍羅所作無央數不可量如是天子菩薩於是一切法逮得不可計智於諸法無所不知無所不了何以故天子

一切法空無相不願如是空不可計心逮得不可計作小功德持漚和拘舍羅所作無央數不可量何以故如道不可量心亦如是如是行不可量無邊際不可量法隨無邊際不可量法如是諸佛世尊道法亦復無邊際不可量復次天子菩薩以漚和拘舍羅於一切行皆悉過上過上已隨一切人所喜樂布施者所求者說法者以法而度脫之復次天子菩薩已如是者逮得無央數不可計所行法則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皆悉具

足於勤苦人無輕易之心於戒無所缺減以
戒有所長益爲一切人忍辱若罵詈輕易者
皆悉忍之於精進合會諸善德於禪逮得諸
定於智慧無所罣礙復次天子菩薩以漚沍
拘舍羅於弟子而現行隨其法教化之自於
內無所希望於辟支佛而現行以其法教化
之於其內無所希望如是天子菩薩以是四
事法得不可思議善權慧佛爾時說偈言
其苦凡有二 謂我及他人 自滅於我苦
并復能滅彼 憂念一切人 令心了道事

於法心亦爾 皆使解一義 用福一切人
三世勤苦行 諸佛所行福 一切皆勸助
以是功德福 奉上施一切 於諸心所願
疾逮得佛慧 令一切發意 皆學正真道
心不於餘道 而復有所求 心不希望道
視亦不可見 道相心如是 心相亦俱然
法等如是等 於我亦無我 自知見功德
增益淨功德 於身無所增 法界難思議
常住於道處 是乃爲求佛 其心未曾念
豪尊以自益 心恒存於道 精進而不懈

布施而無厭 常堅護於戒 忍辱亦如是
不造立人根 日日行精進 常自念身空
於禪而寂靜 慧能度一切 養育於一切
所住如蓮華 施與持清淨 不望於他人
常願求佛慧 諸法具了知 曉習一切法
其慧難思議 為一切說法 而無有躓礙
若有應此行 是則為菩薩 皆悉解了空
施少報無量 不想有與無 心未曾放恣
悉知一切行 如所願度脫 布施隨所欲
說法種降伏 既施而無悔 於戒不虧缺

忍辱及精進 禪慧不自大 布施與持戒
忍辱及精進 於禪定三昧 慧施而降調
其於聲聞行 及與辟支佛 隨所樂度脫
於內而不隨 堅住於是法 菩薩無所著
權慧難思議 疾速降一切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法一切法為一味為
一入為一說其智皆解達於衆義何等為四
如是天子菩薩於法界得一切智功德而無
所破壞信一切諸法皆空亦不於法界言是
我作非我作何以故是我作亦非不是我作

方七

十一

皆非所以者何壞諸不可習便逮得皆知一切法智天子是爲四事法菩薩得知一切法爲一味爲一入爲一說如是智爲悉解達衆智義如是知如是視若於俗若於道便以慈轉法教若有行者行之若有恩者恩之若有住立者立之便以法住立之以法大悲而轉之不於衆法言念是尊者是爲卑亦不於入法亦不於行法亦不於若干法而有所見習知凡人法便復行凡人法於凡人法亦無所舉亦無所下於是是一事壞習法亦爾便廣說

一切法於諸法界不見有所壞何以故爲得一忍爲忍於空於忍空而不疑如一入諸法入亦爾如無所生入天子如是菩薩爲親近佛世尊無上正真之道亦不想念近佛不近佛何以故亦不見壞一事所以者何亦不見一切人異亦不見道異亦不見一切人亦復不見於道佛爾時說偈言

不於法界言是非 不於法界無所壞
法界如是一切如 若不思惟不了義
已信於法一切空 六衰久長與空會